



本土文本

还能目睹
多少次满月升起 (小说)

□顾子墨

“因为不知死何时将至,我们仍将生命视为无穷无尽、取之不竭的源泉。然而,一生所遇之事也许就只发生那么几次。曾经左右过我们人生的童年回忆浮现在心头的时刻还能有多少次呢?也许还能有四五次。目睹满月升起的时刻又还能有多少次呢?或许最多还能有二十次。但人们总是深信这些机会将无穷无尽。”

下了一场霰,冰珠子。顾慕文告诉我——是霰。好吧,准确的。

我的天竹,显然不习惯在书架的角落里惊诧周际的湿冷。月半那天,我狠心剪去插在红酒瓶里那支天竹的一丫,仅仅觉得,此茎上已无叶片,大可不必留她。一周后,从我下刀的地方,又冒出两只新芽,以极快的速度向灯光窜着。我感于生命之蓬勃,又察觉有舍有的意味,顿地欣喜。可又在一周后,我便不能再窥见小芽的动态。直到今日,才发觉还未展开的新叶已然发黑。

大概是气温骤降的缘故。我知道的,叶子摇起来,才显得轻盈;石子打入寂湖,才有浮动的秋波。我心一横,抽出天竹,丢进了垃圾桶。

“差不多了,走吧。”顾慕文裹上围巾,站在门边,静静地催促我。

环卫师傅拿着长长的高粱扫把,“泣——泣”地扫着路上的冰,像一块铁皮从我身上刮着,我一颤,手在胸前抱得更紧了。

约莫十分钟,我们乘上了往乡下驶的公车。

奶奶把一盒刮炮递给我,那是上一个冬天我玩剩下的。我把刮炮往香头上一碰,甩出去,丢进了院外一个水桶里。嘭地把桶炸出一条口子,里面的水立马泄出来。然后,雪来得突兀而郁闷,压得屋顶上的瓦片都呻吟了起来。雪花像是老百姓家里涌出的米粒,纷纷落在田间地头,将泥土掩埋成一片白茫茫的沃土。小桥流水旁,冰冷的雪凝结成厚厚的一层,水面上那点微弱的光,仿佛是雪下深处的鬼怪在偷看。雪在苏北的土地上像是一场漫长的梦,冷,又无法摆脱这股令人窒息的静谧。炊烟从灶膛升起,带着泥土的味道在空气中飘散,一条条抽出冬日里的生命线,将寒冷的世界与温暖的生活紧紧相连。

我悻悻地回去说,我把外面那个白色的水桶炸坏了。

“哪个水桶?”

“就是那个里面都是烂叶子的那个。”

“哦,长的水仙。”

我语塞,好像没有人在意那个水桶的好坏。

爷爷从院子里溜出来。

“啊,真的炸坏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介绍的炮仗……”

爷爷的母亲瘫痪在家。奶奶出门前,总把老太太抱到卫生间的坐便器上。老太太的身体似乎越来越沉重,瘦小的身躯在奶奶的怀里却犹如块沉甸甸的石头。她耐心地让老太太坐在那儿,等待二十几分钟。时间一到,她小心地将老太太搬回床上。

房间里有两扇窗,奶奶只打开了一扇,即使天气冷得刺骨,也要留一条细缝。从这扇窗户望出去,对面那栋橙色楼房的窗户从一楼到六楼整齐划一。窗外是种满蔬菜的花圃和邻居,白天有云,夜晚有月,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奶奶叹了口气,说:“我走了。”老太太的嘴角微微歪向一边,半张着,脸上的神情总像是受到了惊吓——并没有人吓她,老太太的中风已经多年,已经好久没能说出一句清晰的话了。然而,每当有人跟老太太说话时,老太太的眼睛总是紧盯着他。即便别人保持沉默,老太太的目光也紧随着移动。

顾慕文穿着黑色大衣,依偎在折叠椅里,静静地在院子里出神,时不时有些柔弱的白雾从她的唇上散开。

“等老太太走了,我们结婚吧。”慕文缓缓开口。

我没有回答,有些勉强地在一旁的小板凳上蜷缩地坐下。

院子外面,有条东西向的河,没有名字。河的南面是芦苇荡、田,还有几间空关着的房子。房子老得有些年头。和人一样,房子老了就有颓相,先看房顶,当年青黝黝的瓦,圆脊灌浆,顺顺溜溜整整齐齐,现在塌陷了,瓦片灰白,酥脆得手指一捻就碎,还长了茂密的草。有风来,唰唰地响,仿佛荒原。墙是青砖墙,墙外粉得光洁的外壳,一块一块掉下来,就斑驳了,像老太太脸上的斑。墙的当头,是宅院的大门,八字形,重檐雕花,很气派的,应该是有权势人家居住的。八字墙的墙头有兽脊,有砖雕,还有神仙人物,繁复而精致,但一律的旧,一律的沧桑。院里面有花台、有鱼池、有藤蔓,只是变成了大杂院,被成堆的乱砖和杂物充塞着,没有大人生火做饭、没有孩童攀玩。河向西连着通扬运河,自九圩港流转到长江。不算干净。沿河有条小路,本是砖铺的人行道,如今覆了一层泥,被杂树和一些塑料桶、渔网、木板之类的东西隔成了许多段落,互不相通。说是泥而不是土,因为它总是湿的,我不愿意踩上去。

“你丢到河里试试。”慕文从身后靠过来,下巴轻轻倚在我的肩上,瞥了瞥我手里的刮炮。

“炸不了吧?”

“试试嘛。”

我点燃一根刮炮,朝河里丢过去。

炮泛着泡沉下去,一秒之后在水下发出一声闷响。水被炸起几寸高。

几个孩子的声音几乎消失在了寒冷的空气中,他们在雪地上乱跑的脚步声显得有些生涩。他们的雪人像是一具具被遗弃的木偶,雪花在它们身上积累,慢慢吞噬掉它们的形状,变得模糊不清。

在雪地上留下了无人回应的脚印。

在老太太息了气后,父亲提出要迁离那栋孕育了几代的旧居。

原计划是将后事料理妥当后,聘请装修队将屋子里外翻新一番。装修队的事宜早已谈定,连价码也敲定。就在装修队将要入驻之前,父亲带着我返回那老宅,整理老太太的遗物。推开门的那一刻,我们都惊呆了——客厅的桌上盛开着一大盆黄藤藤的水仙,水仙花放在一个半满水的瓷盆中,里面有不少玻璃珠。

父亲低声自语,他记得水仙已枯萎丢弃。母亲也肯定地说,她记得扔了。

父亲疑惑地望向我,问是否是我所为。

我摇头否认。他们面色均显得异样。

人已逝,花却依旧盛开,且比往常更加艳丽。曾经,父亲也偶爱在闲暇时养几株水仙于房内,自那日起,他却也戒了这一习惯。

推开门时,天已昏沉,远处似有雷声隐约传来。穿过堆积如山的杂物院子,来到老太太的房间。手扶门框轻轻拉开半扇门,只听父亲低呼一声。

屋内漆黑一片,离我们十余步的地方,一台大屁股电视机闪烁着光。电视的光影洒在父亲的脸上,表情犹如石雕般冷硬而斑驳。他独自坐在老太太的床上,被包围在浓重的黑暗中。我仿佛站在冥界的另一岸,隔着一条河望着他远远转过头来。

我伸手摸向旁边的电灯开关绳,轻拉一下,灯未亮,绳子却断了。

我轻呼一声,借着电视屏幕的闪光,我看到顾慕文手中握着刀,是一把修水仙的刻刀,一轮满月静静地在刀光中泡着。



AI绘图

江海新韵

每一片空旷里
都住着一个天使 (组诗)

□汪益民

虽然不为人所知,但在漫长的岁月
与道说者艰苦的叙述里
你的名字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帘

或许在两场雨雪的间隙
从悠悠海岸线的某个晨昏
我迟早会将你从繁冗事物中
惊讶发觉

◎结局
有时,你打开身体
让我看音乐
有时你打开锦绣灵魂
给我读诗篇

你青春的时光
像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欧洲
那么强大

现在是掘港镇的秋天了
容颜美丽,华章出众
都逝若过眼烟云

我们都臣服于彼此的善良
将鲜衣怒马归入一片桑田
在低矮的乡村升起炊烟
用彼此懂得的生活,相依为命

◎重器
一定会有许多
无聊的聚会,漫长的旅程
让我在那里一再现身

唯死亡与诗
需要松散之语,杂碎之事
层层包裹起来
如无价珍宝,像一生重器
不可轻易示人

◎夜归人
无论路途多远,岁月多深
我都是你的风雨夜归人

只是今夕,有几片雪花落在鬓角
你在灯下赶紧用手掸了掸
竟然没能掸下来

◎南方雪
一封又一封
给她发出那么多信笺
我怀疑我的爱人
在南方之南

掘港镇的马路与街道
拒收这些北方情书
鲜见枝条,山坡,屋面,墙角
将我的私语装订成册

◎流变与不变
各有各的告别仪式
丹桂选择在秋天香消玉殒两次
而香樟树叶要在春天完成新旧交替

唯流变,亘古不变
唯死亡,无可扼杀

◎在人群中
尽管“他”这一面毛边玻璃
只能照出模糊的自己,可我们
还是喜欢到人群里去——
失真的存在感
聊胜过独处时的恐慌

◎烟花之后
多年前遇见你的喜悦
像划过夜空的烟花,太过灿烂
以致之后的我
长期处于黑暗之中,默不作声

◎路过三角渡村
这许多开满鲜花的分岔小径
这许多烟雨蒙蒙的静静渡口
桥梁众多,有的延伸到海上
崇山峻岭之中也有栈道

皆有一种暗示,有人急切等待着
要与我们这些遥远的游子与
过客
早日会合

山间孤舟 (散文)

□关立蓉

月没有调匀的墨水,让我想象,它曾顺水而行的轻巧倩影。

蓦然间,想起王维的画作《雪溪图》,静谧萧瑟的冰雪世界,树木凋零,人烟稀少。画家用墨色染溪水,坡石渍染,映衬两岸白雪,整个画面清幽淡远。溪水中有一叶篷船,船夫撑篙而行。那一叶轻舟,如一幅画的明眸,把观者引入想象,江皋寒望尽,客官于冰天雪地中乘舟独行,或是归念断征篷?

又想起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,300多年前,也是个雪天,四野皆白,半痴半醒的张岱解缆归舟,桨音寂然,行向茫茫烟雾,到达湖心亭,遇二位同是痴者的金陵人。酒炉里的酒正烧得滚烫,邀约张岱同饮,融融暖意中,三人如游天上,如梦如幻。张岱感慨:人生到此,与万物一,与天地合,不复有我。一叶扁舟,成就了一桩旷世奇遇。眼前的这条小舟,在它过去的生命里,一年四季,曾载着天南地北的游客,行驶在这景致如画的山间河流里,有过怎样惊鸿一瞥的过往?时光也是一条河流,它与岁月摩挲,最终化作零落的木板,成为木器素颜的面目,归于尘土,继续着世间的轮回……

神思浩渺间,一阵山风呼啸而过,树枝乱颤,风在脸上,如同刀割,我“啊”的一声惊叫,分明听到了回音,来自河流、草木、小舟的遍地应答。寂静中有了回声,穿越时空的遥远回声。

在梧桐集市里,我还邂逅到火了二三十年的老上海弄堂网红小店,比如美味佳肴上海双档。“双档”这种美食,外地人是不知道的,它和“单档”一样是上海的地方小吃。双档、单档本是苏州评弹的专有名词,单档是指“仅有一人的演出单元”,双档是指“两人组成的演出单元”,此二词被上海人拿来用作美食名词也恰当。“双档”是由两个百叶包、两个油面筋塞肉及一碗粉丝所组成的汤样美食。“单档”则减半,即汤碗里仅包含一个百叶包、一个油面筋塞肉及少许粉丝。

老上海弄堂小吃著名的还有提篮桥葱油饼。提起葱油饼,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阿大葱油饼,不过从千禧年

漫步梧桐集市 (散文)

□小茹

周末逛商场,偶遇一个室内集市,名叫:梧桐集市。

诚如其名,梧桐集市的主要元素即

为梧桐。

在集市迷你的弄堂口,小马路

边,都可以看到鸭掌形的梧桐树叶在路

灯下闪着金光。梧桐树是上海最常见

的行道树,规范一点应该称其为法国梧桐,

张爱玲时代叫作:洋梧桐。

在《金锁记》里,

张爱玲形容深秋的洋梧桐,稀稀朗朗

的叶子在太阳里摇着像金的铃铛。

秋风

吹起,落叶缤纷,枯朽发黄的落叶便成为烘托氛围的一种道具。漫步梧桐树间,恍如走进一幅质感丰富的风景油画中。

梧桐集市里聚集了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:鲜得来、大壶春、德大西菜社、小绍兴白斩鸡……,家家都有拿手好菜。譬如鲜得来,法宝即是排骨年糕,这是上海人童年记忆里的海派风味。顺应时代的脚步,如今鲜得来菜单里除保留了招牌美食外,还增添了半成品的售卖,方便打工族买回去用餐。

“说起白斩鸡,要数小绍兴”,这已

开到现在的超级老字号“提篮桥葱油饼”亦是上海吃货的心头好。走过路过很难不诱惑买上一只,我即在提篮桥老滩头葱油饼铺子买了一个鸡蛋葱油饼,诱人的葱香香气扑鼻,一口咬下去满嘴酥脆,过足嘴瘾。

填饱肚子,便可以在梧桐集市里优哉游哉地散会儿步了。梧桐集市还原了上世纪末上海人的弄堂生活,我在那里看到久违的缝纫机、凤凰牌自行车、竹匾、瓦罐、洗脸盆、小竹椅、配锁铺、藤椅、收音机、窗前挂着纸折的风铃……墙上贴满家电维修、回收名烟名酒、现房办蓝印、商情融资股票咨询、暖气楼房出租等广告……令人不禁怀念起从前悠远而缓慢的时光。

在上海老弄堂渐行渐远的今天,如果你想见识上海的老弄堂,那么来梧桐集市就对了。在这个浓缩的迷你老上海弄堂世界里,你一定能咀嚼到上海的老味道。

